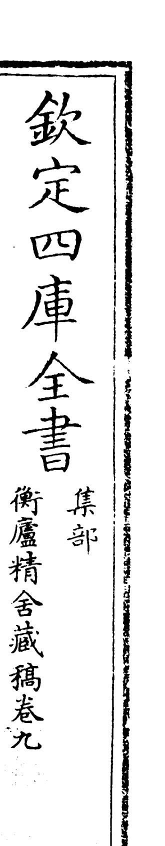


集部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監生臣王嵩

衡廬精舍藏稿卷九

明　胡直　撰

序

滄洲稿序

予先世自義和徙今滄洲相距里許環洲水樹交錯平疇横浦遠山近岡足稱考槃然予從蜀歸即罹季弟及歐陽生變故宿病日加又歲苦寇戒靡有邁軸之况自

丙寅禁詩且謝避徵文間有不可已者誠非有意於為作也復起之楚收得文如干首因令童子錄藏備擇曰滄洲稿云

念菴先生文集序

文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是故文非聖人不能柄也自孟氏没道術大裂文王孔子之文湮閼不著百氏襍出竄竊工巧而文柄遂旁落於能言者之家近代儒者所著若易通西銘若定性書易傳序彼能言者無容喙矣

降是則不免於萎薾而近俚彼其視之不引而去則曰

此文之別種此豈細故哉道術不一而枝末之析太繁

也語道不昉于虞書乎書云道心惟微既曰道心則外

心求之者未可以語道也既曰惟微則枝末承之者未

可以識心也故語道莫善於一莫不善於析方其析之

惟恐不至而不知萎苶近俚之言渙若摶沙彼傑然好

言者且唾之矣惡能使繹而行之孟子曰言近而指遠

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夫唯不約是以不近

此道術之岔裂文柄之岔落蓋交相厲也此亦儒者之過也國家自弘正以前棟道之儒不嫺於文柄文之士不究於道蓋亦不免於交厲之失唯白沙陽明二公之為道也歸然獨得於本心之微故其言不下帶指遠辭達有非能言之士所幾念菴先生生兼江陝之秀挺出二公之後年甫十三已慕為古文比十五遂慨然以斯道為任方良知之學之既流也高者憑几寂照而曰在是矣其次則或認識解氣機為良知之流行先生始嘗

慼之既而悔曰惟無欲而後入微惟微而后知無不良今皆以欲機合微體將求道心不可得也故既壯之後其學一主無欲所舉主静歸寂辯荅數千言要皆不踰其旨力踐之二十餘年然後廓然大悟沛然真得始自信於不惑之地所著異端論盖其微也其教學者恒取證於静無動有之語久之德與年偕邁矣則曰是未始有夫存與不存者又焉有夫動静之有無寂感之先後盖致微而一上達天德非膚學者能測也甞試窺之先

生之學凡三變而文亦因之先生少學文傚李空同棄之曰是未見端委者旣入宮寮又與唐荆川趙浚谷相講磨大放於文久之語直曰吾無意爲之矣移荅友人取辟於水曰古之人有能之者必其中有自得實見斯道之流行無所不在雖欲不爲波濤湍瀾之類不可得也以是知先生之於文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夫子曰文不在茲直於先生亦云文若干卷舊刻諸撫又刻南畿咸漏而泛先生病之邑前令王君其將營刻以内名未

果今令蘇君某以先生生平力於道匪徒力文宜慎擇語學者彚編以相警發監司施君華江聞曰先生之文孰非道也宜併刻之乃徵吏部曾君見臺偕及門士分校語學各體編置於前仍其年次俾覽者知先生所得之繇其他酬應為外集又為别集統凡若干卷蘇君屬直序其端直慚從游之久既未聞道又焉知文乃為著其崖畧後之誦繹有知文柄必出道術則二三君子之嘉惠斯文功不尠矣悲夫先生之道未逮大行然見諸

邦家徼諸遐邇爵然而經乎世明物察倫盡性達命咸出無欲之體可以考堯舜孔孟不繆質天地鬼神不疑百世俟聖人不惑者也奚俟直云

重編王文端公文集序

直嘗觀于古之盛際若五臣弼亮莫不與勛華相終始保衡耆矣而嗣君不惠猶隱忍保乂率惟有陳卒就配天之休君奭之告老非不般也而竟留於固命之一言彼皆在平時而從容徊翔未嘗有艴然決去者此豈誠

縻於圭爵哉彼古仁人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非故為
示廣也内而父昆子姪外而君寮民人皆吾之不可解
於心無所逃於身而迄無彼此之分為之大臣者時當
勵勸而身繫安危一有不可則艴然亢必去之節若朔
馬越鳥之不相慼揆諸古仁人之心有之乎必不然矣
當宋之中艱李綱以不合求去其言曰吾知盡事君之
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若綱之言誠足以媿世之縻圭
爵蕩名檢者然槩之古仁人之心則或未也國家當正

統末運在位耆宿惟予邑王文端公獨存觀其處英廟
景皇之變與屢疏以乞休旣留而徐去庶幾乎有古仁
人之心者與公始以文學列禁近積官至冢宰方英廟
議親征公獨不可率百官諫止旣大駕北狩景皇嗣位
公力求歸章凡二三十上上皆留以重語莫遂其請逮
于沮南遷議監國請迎復至面頸發赤詞色奮厲聞者
卒不敢貳而國是以定一何其壯也嗟乎使公不從容
去就之間寧有是乎有識者誠得公之心以眎世之斷

斷然決一去為題者其大小相越何遠也向使公得柄
大政與容匆又安知不有早計回六飛於北轅邪其自
童仰止既冠友公之玄孫别駕于寅大愽翥從讀公集
知公之著作最富皆足以敷王體賛鴻猷闡幽眇擅雄
作者之林而偉度清德標表一時覽者咸可槩見若公
之心則世之能考鏡者或鮮也公五世孫有霖屬梧守
劉君教約舊本捐力重刻而委序於某某不敢辭乃為
昭揭其大節以驗于後之論世者庶其見公心於百世

之上

郭母吳太夫人八十壽序

天下之語水者至湘漢廣矣已乃適江河而失之比適於海則無江河夫海之大豈惟其瀇演不可以虛盈已哉海之中不知其幾千萬洲㠀也計一洲一㠀又不知其幾千萬里而海不有也不知其幾千萬鯤鯨也計一鯤一鯨又不知其幾千萬里而海不有也海之大類若此而學者之為見也亦然是故有能麾千金輕一秩者

自謂廣矣而上此則難之又有却王石之富薄金張之
貴者此其見誠廣矣然使臨一身之大利害則未可知
也此為湘漢江河之分不得以强齊者夫惟前有不可
試之險後有不可倖之虞君子以道忘情而屹無色怖
彼其睇天下之勛名彝鼎者曾不足其一睇又況區區
貴富已乎是則舍江河而觀於巨海不知其涯涘所極
也而非聞於聖人之學不能也余友一厓郭君始起進
士都給舍以讜議石畫受知先皇帝遂膺特簡以正使

遠臨琉球固極海之東也方將犯稽天之浸涉鰻鱺之窟處人情之所必怖衆咸縮頸蹙頞而君慨然承荷無可怜之色退惟念太夫人高年難割便道省謁逡巡不敢言太夫人聞亦無怖容且慰之行勉以致身之義一庢君覲太夫人神王氣愉占兆無疆乃行不疑既踰年歸天子加恩晉君卿佐太夫人喜曰吾子致其身而身安殆天相哉一時聞者謂君常聞聖人之學故能以道忘利害其為見固當與巨海絜長量大也已可謂至難

矣若太夫人閨流耳乃亦無所怖懼勑其子以致身是不亦有海觀非耶又數歲一厓君正位大卿思念太夫人彌篤既遂解組罄歡林園陶陶融融與太夫人之康豫相為怡悅不知世之有辱榮是非蓋盆坐進斯道矣是歲季春太夫人年登八袠族彦門士郭生移孝等謂非知言者不足以揭君之道而侈其至樂乃不遠三百里乞言于予予非能言請以海為太夫人祝將冀太夫人福壽若海之瀇滉瀰漫不可以盈虛冀君之學若海

之不見有洲㠀鯤鯨固相為無極也若夫稱述海上神人員嶠蓬壺酌流瀣神瀵誕其詞為太夫人娛媚則吾豈敢

賀歐陽鑑齋先生七袠晉秩序

山澤之癯與巖廊之工各相呰而不得相為豈故相毒哉彼其身世殊觀而不明于通一之撰故也不知古之仁賢都華膴者揖揖然為世瘁也而未始遺身樂恬漠者休休然為身珍矣而未始捐世夫是以身善世也世世

善身也身與世交相善而無不相為為則通一之撰不可
得異也是故名公固命新邦而雅切明農孔子浮雲富
貴而夢寐周公彼一賢一聖者蓋不必易地而無不相
為矣夫無不相為則無仕無隱而無不仕也而無不隱
也而已矣而又曷相貲為吾邑歐陽鑑齋先生始嘗守
廣德佐河間飡檲服疏櫛星類露嚴身危處子而煦民
渥慈母到於今唫誦人口繼為比部擊目世事遽奮裾
上書以去故相嚴公故世好也亟推轂不可得既歸過

鄉戚族人無老穉一出悃愊雖寒畯畸士倪若為之下恒犯而不攖年甫七袠磬折愈壯夫有召飲未嘗不造席終雖立繼百觥不亂或導之干謁輒色赧攤耳不顧聞其自視猶然處子也猶然慈母也邑俗故厚十餘年間得先生盆渠渠相敦矣故郡邑監司造請尊禮無敢後當道咨薦人材必以先生對若先生其于身與世何若也其所謂交相善而無不相為者耶其亦有得于道一之撰者非邪今皇御極詔舊臣致政十年者晉一秩

而先生以年例遂得綰金服雀與鶴髮相映照方命至
先生無喜色亦無倦容于時鄉戚子弟爭相誦曰是典
也先生實宜之始先生以請告歸假令早自出詎一秩
之崇已哉今先生自舍寘而上恩猶眷然是惟先生宜
先生適七袠滿期以稽于德咸尊矣用能不玷今天子
新命是惟先生宜先生膺是異數浸知其德與年交相
引長將永為世鵠俾鄉戚子弟日欽風而知刑也日瞻
色而知敬也日蒙被其更端而知所承也豈不幸歟是

惟先生宜而直以通家子欣從一陽之月將效誕辰之祝乃鄉戚諸士駢過而屬之言直謂予衷也猶慮先生辭避不可即已乃思之今聖天子隆三代之治將登先生憲老之重涓爵而問道不爾則問政之使下矣先生既有明于通一之撰則又曷得讓焉而況鄉戚小子跽而上一觴先生泰灑然不百觥不已也夫亦何辭

奉送陳寅齋赴召序

予甞游蜀登峨眉始自山麓仰瞻其巔若已跨金維翔

太清高拂井絡之間既乃捫天躡雲歴𧌒鬼猨猱所却者而升之自謂至矣而視其上猶有所謂跨金維翔太清縹緲一巔也故雖壯夫往往登至其中瞠而休焉況靡者乎嗟乎此何其峻也峨眉之産在宋有蘇氏廼今數百年後復有寅齋陳君君生有奇質自其齠日記數萬言甫冠遂魁蜀士人曰此今之蘇長公也繼登制科出宰吉之安成踰年予道其治其士民爲誦君之循政若出一口且曰君有氷雪之介水鑑之明父母保鞠之

政卓乎殊矣然不自表見不設畛域盖自程松溪之後
未有覩者而予兩接君其言動發自天真心益異之又
二年君以異政蒙内召行有日時予方深閟山陬而邑
友王信卿君門士也叩關而責之言予曰予深山之芻
言也何以贈君子也請以登峨之事終之今夫峨眉一
也而人之登者異耳是故始之仰而瞻其高者此賢人
之操也一節可見者也其巔之上又有巔焉此聖人之
學也其全體不可名言者也予嘗聞蜀人以蘇氏期君

矣夫君文詞蘇氏也循政蘇氏也今者去為侍從行且指切天下利害以寤明主咸必蘇氏然予以為此山之仰而可瞻者也非君所為休也若君者其將期於巔之巔乎而蘇氏未盡君也雖然予昔登峨至其中意且休矣有曷者曰子誠休則雷洞天門倒景光相與夫接混濛攬崐丘撫兩丸而隘八埏者咸莫得之予感而躋其上固不能無德于曷者之一言也嗟乎異時傳峨眉之下有道濟天下出蘇氏之上者必吾陳君君亦必無忘

于予小子之𢞓言也於是乎言

贈何宜山先生督撫閩臺序

某嘗言天下事非必大也苟得人則補天柱地之績可以坐奏亦非必小也苟不得人則股痾脛𤸷之害不可以疾除聞者以為知言方倭夷之發難也旁海郡國膏野血川人莫能孰何朝議創列督府而一時秉鉞大吏皆便文自營未有亶忠于國之恍越十餘年海壖上下僅得揚之廟灣閩之平海兩戰克捷差强人意以天下

纓緌之衆而過亂捄時若斯其鮮者則得人之艱也夫
東南得人與西北殊西北仰給帑儲故獨急於鷹揚之
士若東南則自揭其民力而以圖寇譬之治病攻伐蠱
毒則重增涏羸非有秦越人之神技不可為也曩吳越
揮金若灌漏卮民力坐憊然而內無潢池之警則以地
力稍舒而民志尚固也若閩海則不然閩地雖腴而幅
稍儉氓民隸趨利不復覩害士或志急而喜族議方冦之
攻與化也有力家止募伉健內捍私門而當闋呼守陴

隍即誶而弗應久之沿海兵民反為倭嚮而弄戈潢池者猋若驚波不可止以是閩省數易督撫而獨成平海之捷者則唯二華譚公與總戎戚公所謂有秦越人之神技者是也故談者以東南得人尤難若夫得安閩之人則又難矣頃天子重念邊隅下各大臣臺省察舉異才于時中外交舉臨海何公時公新除服即起家掌楚臬又不數月擢閩撫臺盖異數云楚藩臬寮寀方伯劉公憲副毛公索言於某以為之贈徃某薄遊建業時公

居南省而南省稱傑節敏才必首公比其典蜀學時公
去成都巳先擢柄文西粤矣然蜀士民頌公德政謂公
當艱大嶷然不稍動咄嗟事辦若操豪曺不擇犀象縉
紳中語屬大事者亦必曰何公今其起病廢又得侍公
楚臬益知公之文武才猷脫穎軼塵亦天植使然至决
獄亭疑稱敏鍊者公餘事耳若公豈亦所謂秦越人再
見者歟公之閫必能以神技先易其肺腸然後調養伍
羸針砭蠱毒無不可也則今獨能安閫者孰與公賢而

能誦公行事以相贈處亦孰與直核雖然以公文武才猷之殊匪獨安閫已也

刻王太史詩序

予昔與友人論詩獨珍神韻友人唯唯否否至或為論說相抵唯丹陽姜廷善潭州王少潛不予逆然神韻亦難言其上必有道君子之撰禍外而玉内又如稻麥食人無修醲溢味而非此弗生此豈可與妍色象矜名稱者論哉其次則如陶謝王儲崔孟李太白諸作咸飄飄

有象外奇騄不躡塵闠之氣間涉世故亦無為艱難愁
苦狀蓋物莫得而欺之者矣明作興者若何仲默高陳
諸子或庶幾其次焉此亦未可為不知者語也王少潛
往不多為詩間作輒近仲默既卒之七年廷善官大司
成始獲搜求凡若干首刻為小帙題曰王太史詩寄予
山中而概言其少予憶與少潛宿金臺西直門外古剎
據梧坐月談詩宛若昨朝今披讀其帙追撫往事未嘗
不悽然欲涕屬者予自畝畝再奉命入楚涉湘復吊問

少潛家因出是帙屬朱令其刻諸潭示覧者廷善所謂得其一斑是也夫得其一斑以闚其全則少潛詩固非少也

湖廣鄉試録後序

主上執皇序尹天下閱四歴矣楚藩歳當比士考試官教諭黄某偕某等奉御史檄實典厥務故事某當叙諸簡末無讓方某之未被聘也聞楚山川甲天下已至望之祝融紫霄盤亘乎東南拂拭乎蒼旻曽不得肆足而

馳騁相與誦之何若是乎其巖嵬莫躋也江漢洞庭沐浴乎日月窟宅乎蛟龍曾不得正視而容與焉相與誦之何若是其瀇瀁無際也踰時戾楚廪廪祇役罔敢怠佚既竣録其士之登等者九十人評隲其文締觀其意指其質厚馴雅不詭於訓故者蓋靡得詳稱云至其瑰偉俶儻不牽章句卓乎窮要眇而鑿乎當日用浩乎括天地而確乎中物理綽乎其不畸于古而鞠乎可措于當時異時則可以楨榦王國腹心帝猷者蓋不敢謂無

人焉嗟乎此豈非山川風氣使然哉不然何其與嵗嵬瀆瀠相埒也雖然予多士固咸擅風氣之勝者也借曰擅之遂囿之焉其知不然也夫風氣之勝五方各殊自孟氏以後士囿風氣以表樹於天下豈獨楚哉聞諸楚之先自祝熊肇封而神農舜禹之蹕跡在焉盖古帝王之所從過化也厥後若倚相之愽物靈均之忠憤世世豔人口而或謂愽者溺文憤者踰中此又豈非囿于風氣之左驗與予多士不聞若國之先達有周子者學聖

人之道其足以陶風氣以約于中者與雖然周子語道淵且闊矣然學聖要領則獨睎以無欲之一語是故使人人無欲則天下家國可坐理矣風氣曷足囿之何以明之夫士方伏草野業呫畢日啖不能重味歲衣不能十襲未嘗不安且愉也一旦宅民之尊握埶之便則雖列鼎不為厭雖霧縠不為華雖綺閣璇房不為適雖吳歈越唱不為豫其極不爲蠹亂不已則多欲之為害也子多士已與計偕行將宅尊握便有家國天下之寄矣

自非無欲未見其能尊主芘民者也昔者伊尹道恊一
德功格于皇天世嘗誦其勛烈冠古今而不知其不視
不顧者則根荄固也嗟乎此無欲令甲也非周子所望
斯人以志之者與子多士姑無索其淵且閎者亟欲報
明天子不啚于股肱腹心請相勗于無欲之訓敬書以
竢

贈賀大方伯吾南劉公考蹟序

予頃居江介見岡隴巖嵁詰屈嶄嶻劌目劌心迄無蔟

豫弘衍之觀屬者以職事遍歷楚部涉雲夢之澤騁壇曼之墟卒然過之心夷神曠若接混茫遨太清知南維有大觀也夫以江南輪廣幾千百里獨得此此豈易遇哉往予與今大右伯吾南劉公同鄉書又同郡居相通見公雖少綽然温懿若老成人其顙頩似春覿者咸醉心焉及予始登仕公已舉進士為才大夫頎然稱先達其不相值者三十年矣比歲已巳予起畝畝典蜀學乃獲附采末相見歡踰夙昔載炙德猷惇大體要澹若無

事然紛拏靡密斤斤画一吏莫能奸裁大政決大議未嘗一動聲色楚連歲大儉公斟酌贏縮裒益上下為民續命民以載寧兩臺承命察舉異才特首公公亦未嘗自見其能歆其德公遇人無猜勝不為甘詞縟禮亦不以徼文苛節督過于人以是人莫不安公為公出力恐後又明年公以左轄三年報政期至藩寮檢菴李公紉湖顧公屬子書曰方岳報政希覯也子不可無言予乃慨然嘆曰嗟乎不履雲夢不知公之大也曩分宜秉政

倚銓為市公家巨閥相距數舍聲相荅也使公少貶以
叩閽戶則已都華膴久矣而公獨不然今天下幸無大
憝士爭自濯磨以懋績猷然議政者喜繳繞近督責建
事者競鑱刻尚表見辟諸一岡一巒不越詰屈嶄巃之
奇非所以語於大觀者也何則天下不患無可見之功
惟非作而致功斯上功也天下不患無可書之名惟非
要而樹名斯令名也古之大臣以道事君次安社稷咸
若瘝躬豈忍作且要哉有作且要則天下之元氣且坐

削矣奚功名足云方今或以詰屈嶄巖為竒而公獨得其大公非江以南之雲夢乎盖公自童巳渫德家學夙志嚮道從州牧到今官介若抱冰故其神明内王不營而物綜焉公所為本末固如此公雖不善伐將書其績獻上惟上仁聖公孤咸敦尚大體必為公書曰是能為國植元氣者古有社稷臣其則近矣是惡可不在天子左右

湖廣武舉鄉試録後序

直嘗覽觀國制至文武科之繼設未嘗不翔首頌服也自三代後登儁羅材若我國家何其周與何其周與然生長南紀覩大江東西少有以鷹鷙士樹魁磊之績者而獨楚之先則鬻熊吉甫傳頌甚遠歷漢底宋代有著稱迨我神祖造鼎金陵則康廖二子首推勍敵以是東南武事咸推先楚士當春秋時楚負其傑虎視肆夏漢稱荆楚劒客奇材豈不諒哉今上登極之四年冬楚復當大比武士代巡燕野陳公飭紀督試其防檢睍文場

埒馬直獲以監試式觀得雋之盛爰受末簡敘諸其後今夫國家不難羅材而難任材不難任材而難得材神祖聖宗創府創衛列爵置屯其育養世冑不可謂不腆今者繼鹿鳴蒙大饗異時樹牙振纛秉鉞專閫其簡用武臣不可謂不崇乃至嚮者倭夷內掠膏原血谷吳越佳麗猋為飛燼而傭師愞夫踆踆不敢出城口放一矢竄則畏影尾則怖形往往駢首委餓虎喙徒令儒紳士代以經武齊民旣漕粟食兵乃又代荷戈而之死其極

至借力象郡鬼國而未已若是者何也豈非羅材而不得其真與夫不得者非生靳之也人不習之繇也彼漢之嵩雋宋之飛錡咸當季運而成駿烈曷爲際茲隆盛而將種寥闃若斯之至豈不亦悲乎爾諸材官良家子翩翩來也橋弓累弦礪鏃鳴羽自視爲中鵠搦筆操楮入經出史自名爲成章若可雄令而蓋昔也不知卒然敵遇其不爲踆踆不出城口其必內能坐策爲鷙熊外能奏公爲吉甫子將然耶否耶雖然今天下果非無材

也材生于習習兆于志志胚于忠故君子質有報國之忠然後能有致身之志有志矣則習精而智鉅雖欲不為材不可得也子不聞霍去病深入閻顏致幕南無王廷岳武穆志復中原挫巨張席勝之敵彼豈皆倖至哉去病奮云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武穆自為裨將已刻肌自矢盡忠此二君者謂成于忠志非與直所屬爾諸材官及良家子首必篤忠志增益其所習廓之慮在天下命曰訏謨引之計及萬世命曰遠猶材哉材哉雖拜自

獻于司馬晉而腹心帝庭可也若夫任材之道則固有握樞者存直奚云

奉贈劉撫公唐巖先生晉陟南少司空序

直之始至楚也三寮大夫交語直曰若非今劉撫公閭右者與若國雖名獻纂纂然能保大刪難若劉撫公者則亦不數數矣若知公治楚耶公治務振紀急民時時為民湔弊剔墨然惇體尚要洞悉隱曲不為苛繁遇人温恭語出至誠造次批答一字畫翼如也然未甞假人

嚬笑難犯以私剸堅制變機決游刃之餘而智出漏船之表所措設必為民永利不鶩近名楚水國堤固楚命也楚無完堤民與魚鱉游者餘十年公至遍江漢各樹堤計共千里費不征民且寓賑先是楚堤連遭漲壞自公築牢甚會無漲故民得有秋時謂公造楚動天矣楚故兵弱公選將督練遂成勁兵公之為之又非若攫拏競武者流一何其備德也又曰是奚足盡公曩公守嘉興倭冦猝至矢死捍禦創築各邑城棊布墩臺而嘉興

地竟全大吏督師御公不賂已檄公領兵海上驅之虎口公顏色不變率師出城父老子弟蟻集號留遮不得行時大吏自怙能生殺人臺臣以下靡若草矣怨公方最公未嘗求解免人曰公不避倭夷易不怖大吏難古所謂鐵人石心非耶公後十年三過嘉興海民咸先期出逆最末愈衆嗟嗟誠所謂備德也即若國豈多覯耶直聆其言踰歲公提兵出討土夷縛其酋以歸于時公已晉陟南大理卿尋又晉少司空諸大夫復語直曰公

兼資文武類如此朞等廸教蒙休將謀贈于若以若戇不阿若無以鄉故辭直曰予言惡足有無雖然將曷踰諸大夫曩言哉夫古今人才非不希保大删難而難於備德昔者臯陶論官必凖于九德未嘗及材智彼豈左材智弗尚哉誠以備德者所以孕真材釀鉅智也故人知智之智材之材之為用而不知德之材智之尤為用也衛文公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嘗試號於人曰爾能塞淵則馬政蕃將孰信之乃不知塞淵之不獨蕃馬政也

若公豈亦務為九德而塞淵其根抵與雖然豫章托崇山而明珠固不產淺淵也公之先自大司冦至端毅公忠孝衣德所從來遠矣至公繩而大之雖吾鄉果不數數覯也諸大夫曰若言未有加于公者諒哉戇不阿矣可以為贈

曹中丞詩集序

紀山先生起家詞林出為柱史繼踐藩臬涉左丞所至咸有賦咏總題曰曹翰林詩中歲解政歸築佚老堂東

湖之上有佚老堂稿又移歲有善福閣藏山稿相繼梓行彙之曰曹中丞詩集胠貽鄂渚屬衡盧子序諸首衡盧子讀至末簡曰先生殆隱矣乃令弟子遡流設難而告之曰先生曷隱哉始讀先生詩中秘敷揚清廟之逸響也藩臬勞役屏翰之遺音也樂府塞上之什則采芑鐃歌之流聲也假令先生即仗鉞甌脫才力尚徤可以收金人十二鐫績閬顏不爾則當為巖廊型表胡為劃光收華而固隱為彼八十而慼非熊九十而傳壁中書

者抑何人也今先生年未耄又胡啜啜唯呂伏之逃而陶韋之是高語未竟先生莞然應曰子惡知之自予歸伏荆南予方以東湖為神瀷溪羕洞庭西園為閬風溪羕衡武予堂與閣即清都天宮溪嵒廊子固不知鵬鷃之大小彭顏之脩夭予又安知呂伏之為多而陶韋之為少子休矣勿言弟子不能難歸且報曰先生言大不可器局殆隱矣夫衡廬子蹍然唉曰小子識之先生之言與所撰同可以興矣子又安知先生之隱非隱也

夫遂書以識簡端

贈瞿睿夫序

予與子言内外吉凶之辨詳矣予言所可言而所不可言者亦靡不著辟人投之美食誠食之則旨而思飫也彼耳食者終無以益饑亦猶之夢中談夢其談愈奇而夢益弗瘳浸淫而終身饑終身夢也能勿懼乎予慚無得之子且為予誇二丈以堯舜孔子之脉大仁體仁非埤子子之鄉二顧丈者於予有對病良劑子歸當先予

在外也又為予諗耿伯子曰仁體愈微則愈大微非在內也世之恣汪洋者不足言而泥于見大猶未可語微而它喋喋唯微之語亦或耳食者流予駒陰踰百半猶餽餽焉瀕耳食也子當為予戚之子乃戚予粵署之孤過矣予之不孤由二三子之不耳食也不然雖終歲促膝予孤彌甚子自信不忍予孤也當欣欣振策出西粵門東指九疑道五峯之麓眇若洞庭者什伯于胞膪矣何戚為

贈總督李蟠峯公晉陟大司寇序

江藩稱人才舊矣繇上世閱今數千百禩凡夫瑰士霞蒸雲族麟麟炳炳為世魁宿大抵多子墨客卿禮園耆碩未有擁繡蝥牙纛騰龍豹之畧磊炎朔之勛總文武而憲萬邦者也正統嘉靖間始有羅公樹功薊門毛公耀武交南其它則寥寥一何其艱也至近代文武兼資翩焉繼作自克齋李公後爰有自湖吳公二華譚公兩溪萬公逮今大總督蟠峯李公並峙一時轟嵬逴絶焜

煌宇内又何其盛也蟠峯公筮仕即以經術文學推轂
名流繼乃颺歷楚粵總轄蜀藩祥政膴澤殊操石畫聲
實覃中外搢紳語文武才屬大事者屈指必公先皇特
簡以大中丞鎮撫真保控扼北陲公至踰年老上之子
不復敢彎弧南牧而公之名蓋幕南矣屬者公既以常
調陟南工侍適兩廣未靖議帥亟甚天子若曰匪豪曹
之鋒閑銅爵之足欲求剸堅致遠非計之得也則又改
公兵侍兼職臺憲仗鉞出鎮刻期平賊不一年間遂進

剹兩廣蠻獞剋復古田邑疆未幾連征東廣潮惠蕩夷
冦窟不可殫紀又未剹殲倭海堧捉生尤夥疏奏當宁
偉公傑烈恩嘉䘏重已又陟公南大司㡬鄉之仕二廣
列藩臬者五人咸相謀為報贈因屬直勉之某曩得侍
公見大度長筭負荷弘碩屹然有措天下泰山之志然
又抱冲業簡未嘗為突梯之行炙轂之辯又非若世之
攘臂籍疆埸之利者也其有是成功豈非所謂允文允
武者哉公既竣事即疏陳歸養當宁虞公去遂有是命

意欲公取道拜大夫人請得就養留京地里最邇良便大夫人樂哉公往哉某因觀古周人之詩既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乃又推本其友曰張仲孝友是吉甫之所繇憲萬邦者孝為之基而忠成之也某固繇公知古人矣公行且入承燕喜為龍為光上翊明明矢文四國庶幾畢公忠貞之志孝德之大是為贈

鶯谷山房藏稿序

洪都大司冦蟠峯李公自韶齒攻文學脩業鶯谷之山

平時撰作若文與詩無論晦顯咸篋山房題曰鶯谷山房藏稿蓋公之述作最富曰藏稿珍所擇也間出眎其門人藩糸龔君君因校刻西粵之署乃公復緘貽以命不佞而為之序不佞曩嘗趣承大雅習奉教於侍史矣聞之吾邦之詩派自天稷彭澤上矣不佞少讀彭澤詩超忽蜕埃壒冲融絶鑱刻意其獨得諸天非人力可勉企比長知問學稍能涉道之藩復讀其詩至神釋一篇反覆其意然後知彭澤之達道而子美未悉也其能蜕

埃𡉚絶鑱刻者有旨哉故人之為言不患不能蛻埃𡉚絶鑱刻而患不知道甚哉知道之難得也彭澤之後嗣其響者在洪郡莫若山谷山谷始嘗踵杜與韓其末則能刳剔皮毛直詣精髓一不襲其畦徑繹其趣若幽入絶㠀餞餐古雪雖未得於道未嘗瀕俗第令歌之不中金石被之絃管如擘槁然故近世作者多少之乃若近世作者獨喜追古轍朋相擬效于時洪郡則有熊士選氏士選詩酷擬杜不敢一失銖寸形摸肖矣而以求山

谷之精髓不可幾也然則詩文亦難矣哉矧言道耶公
古詩逼謝近體出入岑劉文則取法漢宋間然皆發諸
肺腸語不屑銖寸之合而音中於金石之會至其澹足
雍容雕琢靡事又庶幾彭澤之沖融故公之言曰苟不
見道曷貴於精公蓋蒸然嚮斯道矣公豈與今作者爭
鵰鶩行哉公筮仕使滇升菴楊公一見推轂名才宦轍
歷五嶽登遊遠四咸有咏賦喰人口屬者仗鉞南紀壯
猶膚功語具兩廣捷音疏中若公所謂文武兼資坐操

三不朽者非歟公之本末不佞别有述茲不載

廣東鄉試録前序

今上生而神靈秉乾統天是為萬歷紀元首禩于時聖學隆興敬惠重睎文治駿發武節猋撗會東粤以地遯孼芽雄虺卵滋蛋畐鮫宮木樵水維之間訌然贅聚劉剸我民屢十歲不能下上乃特嚴大吏握鉞平之山魋海氛詰朝而告清明九真以表暹球夷亶日域星蝟之種貢艦賈舶來復舊壖無論象犀珠琲沈檀海山之精

繽繽然歲⿰豙隹乎函夏天子若曰屬者嶺海用武豈若昔痺國之君唯方物是騖哉唯其材賢之足楨也而東粤歲當賓興適應敷求之典迺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張某振飈百紀鬯宣上德彌篤譽髦士聽欽風咸翔翔容容興快覩之忱御史乃明典申制合提學副使王某所遴士二千五百有奇鎖闈試之凡三提調則左布政某右布政某監試則按察使某僉事某典試同試則以前巡按御史楊某檄聘教授某某教諭某暨百執事咸精簡

從事御史夙夜嚴屬百司冀獲材賢足楨者以報明聖而翊文德凡得士登等者七十有五人并録其文之題者上獻闕下某當有言以告玆登等士某惟國家掄才準周制士始育學繼舉于鄉升之南宮晉與廷對即周所稱升司徒司馬告王者是也而今之日固成周再講也東粵又昔重譯所縣入之舊鄉也諸士浸聞周之教乎今夫周教士稱三物曰六德六行六藝夫士既養以德行而又摩揉之以藝故其庸之足為國楨者此物此

志耳世之副墨洛誦之子亦鮮不聞其説假令今日號諸士以六德則應者十且一二號以六行則應者四五號以六藝則應者七八何則教學之失其本匪一日矣令世教唯藝士自捉髪以藝學且藝非其藝矣矧曰行又矧曰德故驟而語曰若學務知仁蒸于聖義而極詣中和無異乎其目相睢盱口相嚄唶而重愳莫當也故應者希也唯高者止愛護名檢卑者則曰吾取貴富華當世足矣焉用它此非獨海邦雖畿甸侯綏咸然某請

姑說海為海邦士辟而解之令夫人見江河以為廣矣見江河之坻凡數十里焉必盡縣邑樹萬家至相競惜不肯捐尺寸及觀之海浩沆潤天地其間不知幾千萬洲島也計一洲一島不知幾千萬里又不知凡幾國都也而吾赤縣神州適據其中彼以江河一坻成縣邑者乃吾赤縣神州一銳毳耳曾何足有無縣斯以談士之爭一藝之奇者辟之爭一坻之縣邑萬家彼皆未以海觀故也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為水柳氏曰海者聖人至

道之本所以浩然遊息者也是故學者誠學於聖人之道則其觀進于海矣視彼一藝亦一銳毳也又何足有無乃或取貴富華而已者則是執漚生以為已有益微以幻矣雖然百川學海與學者學聖人之道非躐取其大也原本先也子不觀海竇於原泉而聖人之道實本諸心是故心之覺為知覺而生生為仁生而無不通為聖通而宜為義其極為中和而六行以立六藝以正繇之而大業以出至不可名言此非外至也而覺且生其

從入之要道也噫斯海說也予東粤士海觀習矣其先
若始興逮余崔二君忠猷文采抑亦涉海之大洲大島
者也而謂能得原本以竟其大用者則有間也明興辦
朝海上有儒作焉亦庶幾哉得原本者也以今校于諸
士之文則皆翩翩忠猷文采之流光亦彷彿乎志其本
矣某獨意今上濬哲訪落敬學將觀其原本皇乎巍乎
攬斯道之大登明蹀三五有日矣東粤士既多海觀豈
不能返其本以進其大而以學弼亮乎聖主永肩成周

之治仰成國禎之矚者與又豈不令重譯以不波告禎
殄長鋋强弩稛載之弗復試將世世稱東粤冠古今極
盛者與斯則大自爾身諸士無愳其莫當也而士之為
見恐終限于銳毳終淪漚生之幻已耳不亦左乎是舉
之先則前所稱握鉞大吏實維提督兩廣都察院右都
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殷某暨提督南贑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劉某以逮都督同知總兵張某左叅政某右某某
副使某某僉事某某其左參政某僉事某前期以入賀

行都司某某咸有維繫于斯文者也故書

廣西鄉試録後序

今天子統承丕丕基握符紀元聿新鴻猷濬哲狥齊神資絶出聖學日蒸彰聞中外寤寐賢雋賔興海宇爰自畿甸達於侯綏江介嶺海之間甌脫斗辟之内士有章縫而呫畢者咸忻聖作而快先覩于時廵按御史唐某監臨廣西試事録成某以職事宜叙諸末簡某聞之重華南廵警蹕貢于衡湘聲教達於梧野西粤固古帝之

流化區也秦漢以戈船載闢桂林象郡歷唐彌顯奇人墨士迭迭與桂蠡翠翾文犀馴象竝貢稱珍明興樹藩設學材賢彙征名卿碩輔勛猷代著下至酋長莫不慕義趨風解結投弩競列纓緌之林猗其盛哉然某嘗涉湘浮灕攬結西粵之勝海陽中峙支嶂萬分攢戟列珪翥鶩翔鴛飆錡柴虒岭嶅閜砢雲譎波詭不可狀陳而其間二三巍巒赤立乎漢表若偉丈人儒長者高踞俯視羣子弟蒲伏趨走聽指授之不皇也又若元戎搴旗

連百萬熊羆虎臣驍騎角力之恐後也斯其山川奇勝雖秦蜀莫之甲也蓋蹶然嘆曰西粤材賢之衆多其間名公卿之勛猷以揆之今日其方攉輿而未可津涯者與何則昆侖之氣鼓行域内自北徂南而西粤固南國之極壤精華之尤萃也以彼其山川而值精華之萃故曰今日未可以津涯也曩閭菑兹土者惟固守簡闊舊晝多未嘗事事曰吾無攖也已而兇穴木樵鵰跣之餘孳卵育日繁豪噬我民其極至侵疆奪邑戕官剸吏歲

囹虛日褋喉為之鬲塞諸司猶然視曰吾無攖也頃得節鉞大吏繡斧使臣毅然議征於是古田先復府江繼通刋除蓊欝旁皂日南之遐談者則曰西粤之人事又何其與天運地靈相恊應也然則西粤材賢駿發而鴻宣引長而勿替斯又非其時與茲者大比賓興羅蒐卓犖諸士乘昌運遘盛時而適際聖作之期則三試之所揮霍有司之所鑑遴弦詞與義鏗耳溢皆纚纚林林固足以進叩南宮矣不知其翊運應時仰對聖人求賢之

實詎止斯藝已乎夫士之為藝談儒行則宗聖脩而詆老佛論治法則尊王道而卑五伯籌國計則上商周而下管桑非不彰彰著也然一朝布之中外較其行事與曩所言者若兩人焉何哉則以未達國家求賢之實者也詩曰濟濟多士維周之楨士胡以克楨哉書曰不惟逸豫惟以亂民詩又曰百爾君子百辟卿士不解於位民之攸塈是則國家自養士布列有位冀為國楨非斯民之攸塈是則國家自養士布列有位冀為國楨非斯世斯民無為也士自始學至列有位爰楨乃國非斯世

斯民無事也此國家求賢之實亦士之自靖也士既不知其實而脩之方其學操翰輒私心卜曰吾得繇是飽刀泉華閭里足矣他吾奚有有晉是者曰吾得繇是樹名檢階顯融則身名兼之矣他吾奚有又有晉者則又曰吾得繇是抒猷悃垂後世可也是非無世與民之事也而其實非也既非其實則士雖日日操翰而宗聖脩是楮生聖脩也其行有老佛覆詆之者矣雖日日操翰而陳王道是楮生王道也其政有五伯覆畀之者矣日

日操翰而偉商周是楮生商周也其計有管桑覆下之者矣夫國家求賢之實若此而士固如彼則世與民將焉賴國家亦焉用三試士為也是必有古之已飢已溺一夫引辜者作夫乃可以斡世而膏斯民則士於國家非獨楨之且龍之矣嗟夫今西粵士欲以翊運應時仰對聖人求賢之實安知不有若而人者繩繩繼繼賛睿德而𢑱鴻化也某滋望矣故曰今日未可以津涯也

趙浚谷先生文序

自易象以風水語文而文之變備矣彼水至大者莫如海鄒孟氏嘗以海況聖言海固不易談已其次莫若江河予嘗浮彭蠡絶淮泗固江河之巨滙也方其微風颭波紆紆容容涵雲霞之麗抱日月之晶觀者固已盪胷臆皇耳目矣已而噫氣噴薄硡雷震霆踶萬馬舞三軍鬭虬螭而咆熊虎觀者震掉不敢正視頃之則又恬如寂如放乎無有凡此不出晷刻而其變不可窮詰非獨彼水與風不得知雖造物者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此非

天下之至神其孰與之自鄒孟氏以後其文之盡變有若此者唯莊荀司馬太史韓蘇數子擅之柳歐以下亦頗得其七八然予又觀江河下上有三峽龍門其變不在風而在石彼其石之巇嵲崱屴與波舂撞天下希奇也而莊荀太史數子間極其變亦或有似之然不常有也何則使天下水咸為三峽龍門則利涉者阻矣故三峽龍門謂江河間出之奇可也非所以語於文之大凡也國家自弘正間文章復古學士詞人競尚剞劂往往

語鶩嵺峭而音入焦殺其極至襲古人勝語以相矜嚴此何異獨誇三峽龍門不復知江河風水自然之變亦少過矣嘉靖間三四君子起而定之若趙平凉之作高者雄渾頓挫不襲一家而姿態不可繫視數子最為近予嘗得平凉集未全稍録其粹予友鄒繼甫故平凉高第弟子也將梓行之而屬予為序因尚論之如此

萬安倉前周氏族譜序

予聞漢人之語士曰脩之於家壊之於天子之庭嘗竊

怪之以為士果脩也而又奚壞乃不知今之脩於官者或壞之於家則又何哉今夫君子之語修也以身而其所以為修者以仁身固一矣而仁尤至一夫惟君子之仁其身者無弗一也是故當其仁家則民與天地萬物未始違當其仁民與天地萬物則其家未始置至其異日釋而返服於家其素所教又未始更端也何則彼其所以為家國天下者疇非身也亦疇非仁也又惡有修此而壞彼哉故世之有修而有壞者非所謂修也予少

與萬安周方伯洞巖君共事歐陽先生與聞求仁之學
繼同舉又同朝昕夕通家子不能盡語君之修嘗試觀
之其梱内雍雍子弟翼翼僮僕魚魚如也其愛人無崇
卑衆寡戚疏屬屬如其當官侃侃憂國恤恤如其然諾
石如辨是與非山如也其道人善規人過又挈予而道
之規之藹藹誾誾如也已而出為郡為藩臬其睟采屬
民庶胥隷盧兒猶其一家其删難濟變猶治其家艱至
於下上之間辨是與非導善規過猶曩之予導予規者

然君竟以是取憖下上遂致而歸天下士共惜之而君弗以屑意惟日篤于睦宗輯譜教家飭族將興鄉人而趨焉君豈不知家國天下之興勢哉盖君之所欲以仁其身者一也而又奚有兩修兩壊之殊予聞君之先有游濂溪先生門者為某翁幾世為方伯某翁又幾世而有君從弟某舉進士令宣城咸以正學聞則周氏之為世修久矣其譜實自某公創修之至君凡幾修而以序屬予予以為君之修譜者影也其修諸身者實也君將

俾族之人索影而求其實則必自君之仁身者始由是而鄉之士與四方之士與馬將亦自君之族彥始然則君雖隱矣而君之欲為國與天下以達于天地萬物者今未始滅曩也是在斯譜而君之修固亦與斯譜為無窮也

金陵三勝紀略序

夫覽觀方輿纂圖列勝此愽綜者為稽而已而非以為遊也登躡崇幽抒詞摛藻此遊觀者為適而已而非以

為道也是故君子苟涉乎道則遊非遊矣舂陵古稱山水之域其大者若九嶷舜陵其次濂溪月巖稱三勝萬歷改元孟夏予擊二三子從湘源謁濂溪窺月巖濂溪去州舍許去元公廬不里許泉汩汩從石出相傳元公濯纓其下月巖又去濂溪舍許巖闢東西雙闕中空洞透天圜不啻百十丈遊者從西入視之類月下弦東入為上弦踞中則中天矣予行四方探陟有年未覩有若斯殊勝者也遂偕二三子留宿嘯歌不能去已而州大

夫出三勝紀畧請序予披誦顧二三子曰為此編者其亦有鄉道之心乎昔者精一之旨發自虞舜曠數千年闃乎寥寂無欲學聖之旨又發自元公夫無欲精一之門也學不從無欲而自謂能入道者誣矣誣矣二三子識之而况舜之藏元公之生咸不越封内山川之靈疑若有屬令州大夫編次得之是豈為稽與適而已哉不然自三勝而下滄岩稱秭於天下矣大夫曷為其絀之也二三子識之于是予與二三子為九嶷之期别大夫

而序以遺之大夫羅其銅仁人其先出予鄉之清江二

三子蔣論曹學參全州人周鳴球羅田人

衡廬精舍藏稿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衡廬精舍藏稿卷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監生臣王嵩

衡廬精舍藏稿卷十

明 胡直 撰

序

刻白沙先生文集序

夫人心者天地萬物之都宅而道之本也記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故古之學未有不先本後末者也自後世以趨末為工茍有為古之先本者

則不問其所底輒羣然詆之曰是非老則禪也而世之末儒畏形而避影者乃又甚其說以自表異曷怪乎數百年之亹亹而和懵懵焉而趨也夫先本非絶末也以爲非本不足以生末故古之君子先從事焉善養其易知簡能者而天下之理自得則天地萬物將爲舉焉故曰正其本萬事理又曰本立而道生猶之樹材者先壅溉其根柢則枝葉自從而敷榮焉非必若剪綴然枝枝以營之葉葉以修之者也故記者謂之近道若夫老與

禪則顚焉以閼其根逆焉以銷其枝葉與吾聖人先本後末之學大有間矣夫惡得擬其所似而槩詆其眞反以拒天下知本之士甚哉後之末儒之難與語學也白沙先生自少有志聖人之學始從臨川吳聘君未有入乃返求諸約端居十有二稔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參前倚衡應務觀書若馬之有啣勒水之有源委乃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在茲矣而措之日履堅貞明懿孝友天至雖窶極且劃田廬以食太夫人之兄子買婢出良

族軌選配為婚友喪服緦佐奠至數千里外自彭惠安劉志宣羅文毅以下靡不景從邑令執弟子禮服行其教輶軒過者挹其德容至稱之活孟子云片撰隻語咸踔絶出塵表可輔世而翊道嗟夫若先生之學豈嘗枝枝而營葉葉而脩者哉蓋亦崇其本而自豐其末者彼二氏者有是乎哉而世之談者未誠有嚮道之志知嚮之矣又未能若先生反約而深造且不亟考先生之貞履則皆逐塊尋聲隨陽浮而爭置一喙是猶守澮洫而

議淵海執礙砆而評荊璧亦左矣夫或者經怪其出語
間用釋氏是又不然昔程伯子亞聖儔也蓋亦間用之
而尼父微言于老聃軻氏借證于陽貨咸自顧眞脉何
如耳豈必善避其語者哉苟不以其脉而獨屏形聲取
善畏避者以為題是亦自附剪綴之工已耳而于先生
又曷為有無于時予寮僉憲何君重刻先生文以傳予
慚無能為役乃為叙其先本之學或以回避影者之轅
而知學聖之有歸然則世欲繇先生以入聖則亦求諸

先生致虛立本之旨而自得之慎無逐末儒自左其趨以日遠于大道何君名某字某南充人賛其成者劉君某字某某縣人李君某字某思南人

南溪蕭氏續脩族譜序

予少好覧觀郡邑志而知邑蕭氏之蕃且著也邑蕭氏以十數而瀘源甲瀘源泒分以十數而予里南溪甲南溪上世語具信史暨先哲載記中迄五代時軍巡覺始避地禾溪七世至大承事遷今南溪又幾傳為堯舜漢

三祖自三祖之支裔繁碩歴宋到今其著代不下十數世歳時伏臘被服楚楚相與謁拜乎祠屋者其擢指不下數萬衆列井分竈聮甍累第轂鍾萬廩薪藁萬畦蔬萬牛驥犬彘蹄躈萬秔千釀魚陂千畆後列千章之材奄山跨谷奕布而雲騫者其奠方不下數十址入國朝自宫師以下官臺省部司以逮郡牧邑長其繩武不下數十人拽青衿遊黌序者其列籍不下踰百士其一丘一壑以行誼賦咏稱者不可以數嗟夫若南溪豈獨甲

蕭氏哉南溪譜修自某公至某公凡幾修矣乃者其族彥黃陂令樓岡君韶府丞武泉君今將樂學諭君集羣議續修之而屬序於予蓋予捉髮客武陵橋蕭徵士家學文于二江先生繇是獲讀其駢義傳知自成鵬舉二公叔姪爭死雖古今希矣已又與鶴臯侍御並遊邑庠與樓岡武泉並試南宮而將樂君又挈其羣從從予問學有年則所為序南溪譜者孰與予予嘗稽之矣昔蕭之先其宅端揆任相導者何承承也自酇侯下逮嵩復

俛仰勛名灼爚照當時流後世者抑又何磊磊也然鄧侯僅獵柱下之旨而宋國世溺泥洹之教其於儒道詘焉今南溪縣孝友發家其子孫若宮師之文學給舍侍御之讜直郡邑之政教雲仍斌斌非周公孔子之道弗詢也閱其譜絕不有近世駢枝之弊則誠所謂儒家者冠也夫儒之道始孝友行家邦加海隅而漸被於鳥獸魚鼈草木則天地萬物舉矣古之大人所以相天下者用此道也予所望於南溪之後豈不有希古之大人者

作而儒之道始全

正終稿序

余讀友乾江君正終稿而泫然涕下也予踰冠從學夫子得友君交若弟昆然余强年纔稍知自力每移書激君君晚刻勵出予上又日移書余規余方倚君共老以幾全歸何啻斷金然朝飛書而夕報冥遊矣余奚獨君恫哉今稾中學箴醫戒皆默與余心契者蓋出其終之先三五日而晚修篤矣時君喪大夫人已踰禫猶以未

襄大事固持小祥服夜侍靈輼忽晨興端坐正襟委化以令世人若君之得正而斃復誰何哉二孤方擗踊未皇治君他文而先刻是禀貽後死者讀之且恫且慕自不知終之所至能幾君一二否因雪涕題簡端云

醫戒附

月在季夏予抱濕痰之疴行坐弗良日偃仰床褥痛苦弗寧也醫脉之曰是其原久矣君手百家之編竟日忘疲不久坐乎予曰有之握管操觚無輟思乎予

曰有之夫坐忌太久久則血氣凝滯天地蒸濕之氣淫之與俱滯矣思極傷脾腎為智府亦且傷腎脾傷則食凝而為痰腎傷則水不升而火熾火痰之母也此豈一歲之積哉予然後恍而覺慨而悔曰嗟乎予之罪也不謹疾乃至是哉坐與思二物者非能病我也内賊主之釀之以成而又治之不早治也蓋予始而殫思則病萌矣謂暫廢而靜默其可也果未踰時良已矣始而躭書危坐則病萌矣謂暫拋而徙倚其

可也果未移晷良已矣始而驅馳刺謁則又病矣謂休騎而端居其可也果未踰日良已矣不知因芽之萌而札其根又不知其根之存第隨發而剪其芽無乃蓄之使滋茂必待斧斤於醫乎是故上醫不治已病治未病養生者而達斯理和扁無奇功夫人而臻壽域矣乎凡治貴防於未然而萌為已後貴慎乎微而著為難遏感醫談悟治心治國之理因著之篇為戒云

送郭相奎冬官赴任序

予甞陟巨嶽未至數百里閒其地維已隆起連數郡故其高能興雲而造天異時顧視他山凡突兀巃嵷拔起者其為高亦僅僅無甚峻至若培塿與平地逶迤者又不足言矣予然後知天下有殊物巍峩絶出之高非大其基則不可以成古之聞人多矣而學者必以大人為至夫大人豈好為大哉其天之授斯人人之受於天本大故也昔者伊尹氏耕於莘野方其表操固已有撻市

内溝衽席斯世苞裹宇宙之心已乃翻然從湯堯舜君民上格于皇天若反手然又豈以一旦突為之哉彼固樹基于本大者非一日也近時自一體之學倡天下學士知忻忻從大矣然或至汪洋浩蕩大而無當出處取予之間日踰其閑猶曰此一體也斯蓋未覩本大之實而恣其意見精魄以當之其於大千里矣余嘗觀為大之實在微愈微故愈大古先峻德始於惟微子思語大至位育而其幾則肇於不覩不聞記曰聖人耐以天下

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此為大之實也余對學者每不敢語大蓋有懲也南冬官尚書郎郭君相奎舊學於余然貧故温懿服官著聲廉明今其赴南署也特走别余余無為贈則獨以大進語曰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則大之貴積也審矣夫風之積不厚則不可以負南溟之翼水之積不厚則不可以浮萬斛之舟然則積豈易言哉其惟微乎若夫切琢浸磨以入於微則有留京諸君子者在予可省言也

刻濂溪先生集序

甚哉學術之難言也非學之難言言之者異也嘗試譬之祖父之造家莫不肇蹟南畝樹穀務本然後能操贏以殖其貨此非獨人事亦其勢然也而後之子孫徒見貨殖之利唯旦夜持籌課算子母記籍充棟而居積自矜遂捐舍南畝任其汙萊有務之者則詆之曰是西鄙野人之事吾祖父無有也力本之論不勝其逐末之說故談者恒難于言雖然亦取衷于祖父而已矣堯舜者

中古之祖父也文王孔子近古之祖父也濂溪明道二先生又近世祖父也堯舜語學曰人心道心精一執中何其詳也豈不以心一也惟動于欲而失其本然者為人心惟不動於欲而不失其本然者為道心然則道誠不出于心而欲固賊道者與至哉道心精精是而不以欲雜一一是而不以欲貳蓋自堯舜千百載之前而無欲之旨已彰彰較著矣其在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乃造于穆穆孔子江漢以濯秋陽以暴乃底于皜皜皆

是旨也四代聖人先天開人鮮不自道心精一而盛德
大業繇斯以出始未聞外心而專求物理也濂溪先生
去孔子千有餘載其著書不多唯獨揭示聖道曰聖誠
而已矣而指其學聖之要則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
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夫
誠非道心乎無欲非精一乎靜虛動直明通公溥非執
中乎是近世開先肇家遠與四代聖人異言同符固孰
與濂溪先生今先生遺書具在其旨允彰彰較著亦未

闡外心而專求物理也異時學者恇惑影響之間眇忽
道心之旨謂理不生心而出於物乃至纚纚覶覶博求
諸物以有涯隨無涯至於當年莫究累世莫殫迄不自
知其遠人以為道而猶尊近闡珍末見以相雄長其間
有能原本道心亟先無欲者則反詆之曰是不為老必
為禪嗟乎是不知老與禪相去且千里也乃俾學者盡
棄南晦專趨貨殖而重怖于西鄙之訶將益為逐末者
增赤幟而堅壁壘天下後世莫不畏形避影闇譽悖響

孰敢為力本者一置其喙吾故曰非學之難言之者
異也嗟乎是當如祖父何哉且夫天地之運不息自窮
天地觀之後千百年將不知有幾聖人者作而為之開
先肇基以祖父乎天下斯學豈不復大明中天哉彼區
區兢逐末者又何虞其不終醒且瘳耶直獨虞今之未
逮乎醒且瘳者將假馬適燕而越轅避渴而海飲而卒
莫之捄也可不為悲乎雖然亦取衷於祖父而已矣其
曩督楚學竊不自揆雅欲蘉正先生遺集刻貽學者以

見取衷之意庶幾少回逐末者之瀾迄未皇也萬歷甲戌太平崔君某為永州理官念先生昔嘗判永乃求先生集删其附益者刻永郡中明年先生冢孫博士君某命其子某某走余山中以新刻寄且曰道州故刻亦漫漶久矣今且圖復刻請為之序予聞之躍然因推本學術重有感于本末古今之異而安欲為天下瘳且以驗崔君并刻之

贈别習豫南太史序

明興吉郡以文學蟬嫣都館閣者麟麟稱盛至弘正後稍陵夷希矣至近愈希既閱多年乃有令豫南君嘗試較之當時事業籍甚則莫與楊文貞文貞之膺公天下士所熟誦競書不絕也予獨喜誦其一二細微而知當時名哲之履蓋文貞以元宰歸省過湖中邂逅一張棻政者風駛舟上下則各舉手一笑竟別底維揚郡守令先日候無耗翊日舟至守令竟不相聞過去訪友人則相與聮寢語達旦自常廩外無別供鄉人得以隻雞束

薪相辭受其細如此其大可知也予因是又知當時上下省事殫力民務而化國日長矣豈其人與世咸幾於有道者與然予觀文貞為此良有本文貞雅言天下事當以天下萬世心處之嗟夫末世之有天下萬世之心者誰哉乃又較之古近事業籍甚匪一人予則獨喜誦伊尹事予所誦非以其出處勛伐為也伊尹恥君不堯舜至引辜于一夫其自任之重蓋自畎畝而已殷矣夫伊尹以一荷鏄寒畯任天下之重如此亦豈無本哉尹

之自名曰先知先覺彼其所以先天下而知且覺者其體量固弘也故曰大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豫南君與余同事念菴先生學大人之學舊矣今以銜命事峻歸報天子將繇是踐大人位而君且停驂過顧別予山中予慚無為別儐以文貞之事伊尹之言納諸行李意者繼文貞以振起吾邦而道則上志乎尹者也

賀朱兵憲平黃鄉寇序

夫哲人治國若神醫用藥然神醫之為用苟當其病雖射干甘遂咸使伐毒及非其病雖耆參烏頭反為毒胎乃其進退盈縮之間則非庸瑣者能諳曉也吾省贛南兩郡綰轂嶺海通道漳泉習為盜區自正德間新建公始仗鉞平之公初招各酋唯黃鄉葉氏先附公用以平各賊繼征寧濠能出死力以是督府例用葉家兵而葉家兵驕氣日哆哆張矣嘉靖間逆節稍著迨今萬歷乙亥巨酋葉楷等席威肆鬬動號數千殘剗良民不啻百

家其極僭稱元戎自署中軍睥睨城池蔑法踰制叛跡至不可勝道于時督府新原江公握鉞適臨奮然議征乃屬兵憲朱公偕分守張公簡將矢師期在殲魁盪巢脅從撫之則又屬贛守葉侯密馳招撽而各保聽招咸鼓舞更生爭先鄉道各將佐盆塵兵死戰斬其伉健賊衆遂潰已而分哨壘進圍屯火攻自楷以下巨酋盡血刃下其戮死捉生俘獲及收録器仗踰制者咸不計其數而百十年與𡺸逋寇一旦盡盪滌之于是督府請于

朝建縣治以永鎮撫其地遂埒則壤而齒平民功何穹也贑之南既多盜區而黄鄉自怙宿勦獨雄各區兵動輒躓適今不剪則上通潮海積逋下厝毒于吉臨滋厚即若辛酉之變焱忽蠭起將胡以禦之自非魁賢操符定畫威德竝運而又獲同心恊策動應機宜吾未知其厝毒復何如也然則今日之捷自吾吉以下咸衽席而嬉矣其功豈獨在贑南哉葢昔在新建公是用射干甘遂之力也今督府監司是除耆參烏頭之毒也其為國

計一也而贛南兩郡侯咸曰是役兵憲朱公功最多爰徵予言以頌且曰是當勒石傳諸永永朱公諱某敘州人贛守葉侯某某方人南安守某某方人

重刻王心齋先生遺録序

心齋先生遺録若干卷始嘉靖間門人張水部峯刻諸江浦隆慶間先生仲子某偕諸門人編校年譜并遺録刻永豐仲子嘗屬予序而未之逮今萬歷四年水部重刻于家乃亦以序見督予少讀遺録而得先生學脉之

大較矣今且半皓乃以水部所刻讀忘寢食而益得其旨歸然後掩卷吁曰是刻其可已乎先生之學先知本故立其身以為天下國家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此旨歸也然先生所以語立身者甚詳非曰不辨不肖之身而徒出身以師帥一世之謂也先生所自為立身者甚嚴非曰不辭不腆之偷而輒委身以鼓舞一世之謂也先生録中曰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行常行故也又云誠意忠恕强恕致曲皆為

立本工夫平時揭示無欲之訓不一而足所著勉仁等篇則又循循示人遷善改過反躬自責不為藥言是先生所語立身之事如此水部雅為予言先生最嚴取予不苟一縑一蔬予又考先生自童不嫺文義而孝誠天至厚義薄利咸出性成及聞東越致知之旨而深造自得日以光大巨節細行咸可照日月通神明故嘗以一身而活千萬人以褐衣而師表乎王公非獨纓緌詩書之士欽風而起覿顏而消而下逮農賈僮隸鄒稚禿翁

一開謦咳若瀑雪其胸臆而牖發其天機是先生所為立身之實又如此而今之學者未少有得則皆好為人師至南面抗顏號召後生猖狂鼓舞自為大于一時亟高其言曰吾學即止至善又焉用致知焉有所謂無欲之功其極至習為圓通恣為權譎以便功利大德既隳猶自與曰吾誨不倦即學不厭不知所誨果何物也所謂出身以為天下國家果何身也嗟夫先生所為訓與其自立者豈端使然哉夫衡懸則不可欺以重輕繩陳

則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設則不可欺以方圓水部既重刻遺録而又附以墓文誌傳豈非所謂懸衡陳繩申飭規矩以示斯人之徒者歟雖然聖賢立言猶善醫者因病而施方非可以方執而局泥也先生録中有云出則為帝者師處則為天下後世師予則以為聖人出為帝師而未嘗不師天下後世處為天下後世師亦未嘗不師帝者是故時潛時躍時見時飛而未嘗有家舍用舍行藏莫不在天地萬物是乃先生所學孔子家法學者

亦善觀善學之而已矣水部嘗令江浦有惠政民生祀之豈亦有先生一體者歟是刻爲學者慮至殷也故援其意爲之序且以復仲子

別魯舜徵序

夫研窮非不學也然而滯物高儒未嘗入其門焉禔修非不學也然而泥迹通儒未嘗入其門焉主敬而嚴主靜而寂非不學也然而涉念聖儒未嘗入其門焉夫聖儒曷宗宗乎盡性而已性之體非有內外虛實動靜之

別亦非有先無後有先寂後感之異尢非可以知識求意見測語其量則囊括宇宙發育萬物而其實不越乎至微學者誠得其微非不研窮由吾性而窮焉則雖物非物也非不禔修由吾性而修焉則雖迹非迹也非不敬以靜也由吾性敬靜而無所主焉則雖念非念也是故其學能開物成務裁成輔相盡人物天地之性而不為勞夫盡性不勞則真全不毀矣故又曰盡性以至于命性也儒者知言之而不達微之體故襍百氏微也老

釋能言之而不求盡之之功故成二氏甚哉知微之難言也耒陽曾子舜徵自衡五百里訪予孟山之麓留十日與語聖人盡性宗旨而莫予逆也已而浸及於微舜徵躍然屬予著之篇以示人人嗟乎道心之微自虞廷啓之予雖未深知而曷敢愛言雖然舜徵寧知今之患乎患不在不知微而在知微也不知微之患譬之食蘇雚者其病吐吐者易療知微之患譬之食參耆者其病茹茹者難瘥子盍觀于今之士可省也雖然又有譬焉

外入者非家寶貨羡者非居積然則予非患知微而患真知者之艱也子行勉哉子將聖儒其志盡性其宗精之一之乃見其微以執於中姑毋多談

賀劉養旦憲副歸省齊壽序

予友少衡劉君始以江西藩叅請告歸侍其父封吏部公母陳太安人餘十年矣會朝家强起君補粤藩屢陳辭不可不得已行踰年蒙命陟雲南督學憲臣君聞報舍然取道歸覲請得復告終身二大人側于時封吏部

公壽八十有四太安人壽七十有九雖誕生殊時而少
衡君將集宗戚併舉一觴冀解顧申告已意而或者語
君曰先生之悅親左矣夫二大人豈不願君膴仕哉君
倘順二大人以行則必能萃四方之珍以腴口腹奚止
取諸湘湖之芳洞庭之鮮必能備四方之音以娛耳目
奚止取諸潊楚之調偲郢之曲必能為明天子外握斧
鉞内提銓樞龍光溢被親闈加尋常萬矣奚止為里閭
之頌禱宗戚之燕遊先生胡不為彼而為此乃先生門

弟子聞之紛然起曰是且未識吏部公之心焉識先生
葢昔者公方年强食貧猶然劬先生逺從羅文恭公學
古聖賢之學斯時豈以口腹之腴耳目之娱龍光之溢
營計念哉况今加耄矣其所期於先生有不珍而腴不
音而娱不斧鉞銓樞而光被膴仕又焉爲有無乃相率
敦譚生某走數百里謁予言以爲二大人歡又介其門
人萬安令某申之夫予與君同年同學茲又同情葢予
嘗請告重佛慈旨乃亦舉一觴跽告吾慈闈曰若子在

千百里外念大人奚能越晷刻若大人念子在千百里外脫有急盼不得即從左右亦奚能越晷刻若是雖日飲飡大官綰黃金章不樂也今得奉一觴唯阿在左右無乏事其樂豈與身都三事論哉而吾慈闈及宗戚相聞絶倒盡歡若公與太安人豈不同情而少衡君且必有先得予心同然者矣子歸將覲公與太安人心愉色康飲飡日加眉壽之綏以莫不增君以是燕喜亦且日臻于壽考祺吉殆相爲無彊子又奚虞譚生間言喜津

津執簡請次其語為獻歌南山而行

贈唐曙台父母入覲序

君子之學始於仁身終於仁天下後世夫君子一身何以能若斯遠且大哉惟仁則非獨四肢百骸身也其在天下後世疇非身也吾以其宰四肢百骸者命令天下後世各以其相宰者仁其身而君子其庶仁矣哉當其在上為君而明明為相而休休咸必曰吾為天下得人以為仁而處於其下日命令天下後世相宰而為仁乃

所為左右君相以毗得人而仰其用也吾嘗譬諸醫國者採擇上藥以佇主人緩急其視為人解一紛拯一危其功豈百一論也然而君子惟曰吾以既吾仁而他非所知也昔者子游為武城夫子問以得人儒者止知其足以盃政而未知夫子之意蓋出此也吾邑人文陵夷漸矣自唐曙台公以更賢來首政在易俗節靡而尤孳孳務典人才日進諸生從業舉中講習卒澤於道其意其饑渴今翩翩與計偕陳生以躍秉浩梁生滂廖生同

春康生夢相皆朝夕侍更端髙第弟子也於是吾邑中皆感公善能作人竒諸子得師行且彙征予則知公之為天下得人毗也公以是月某日戒車入覲此四五子者請為贈予以為公持此報主上較四方循政孰功哉孰功哉公志在既吾仁不自功公且為吾君相進明明休休之道其亦不踰此夫

西昌鄉約後序

昔予食司守上川南嘗飭保甲寓行鄉約而駁之者曰

是將於里甲外增民役也無乃為厲與予應之曰昔周室井牧兵賦與比閭族黨義取相維豈故相厲哉乃下令行未周期而民訟大寢會四封妖冦盛作境内獨完縣是兩臺臣遂檄行全蜀焉予歸里人聞而慕亦相與講行不旹輟萬歷丁丑予邑大夫唐令君來臨首議民風輒欲以鄉約從事出其科條語簡而義尤備未幾士民舉訢訢趨繩束積俗丕變閭閻若更生焉公復露冕躬履四境作新考成誠精為竭且過予曰子不可無一

言以相予見是約也它方有行者矣然而非有保民之忱則功令寄諸彌文而民不可孚非有安民之政則殘蠹生於弊穴而民不暇為始令君甫下車民覩顏色已知其邮邮焉學道愛人矣乃予邑宿號逋賦公為更令不施桁楊而輸先峻過此予知其吏格囹虛比屋嚮方化國日長而三代之政左驗一邑矣予何幸躬親揖讓其間而敲壤歌成也於乎休哉

副將康氏續修族譜序

夫自昔有食邑相襲簪笏充家奕世乘朱輪者至數十人有世業詩書代擅著作一門文集至七十餘人是何其名位之穹而文藻之郁也然其子孫皇皇樹利浮華罔實若楊惲劉孝綽焉則禍敗隨之君子之語世家與所為遺子孫者其孰為麄甚哉是故食不必八珍要在菽粟雖終身弗餒也衣不必紈綺要在布帛雖易世足温也遺子孫者不必名位與文藻要在德義雖百世弗匱也雖然自孔門以知德為難苟有閭巷砥行慕義若

渴内睦於家外誦服於鄉人衣德傳於世世則有不膺爵而穹不擒藻而郁者存它不遠引即吾江介若陳伯宣布素士耳乃獨以雍睦利濟訓廸子孫鄉邦化之後不數世有昉有競有旭與度而簪紱科第輒磊磊焉金谿陸公賀嘗以學行教授鄉閭而成其子稱三陸先生及孫持之咸為一代大儒彼其在當時若蔡秦父子孫曾歷世鼎鉉其後人至不敢俎豆而著蒿之覩此何相萬也然則古今稱世家與所為遺者可彰彰見矣予邑

東南康氏最古其先家金陵十世有二十評事生延孝延孝生八十評事國輔國輔取司馬氏一乳三子南唐主喜曰此人瑞也咸錫封為京兆男伯曰子文為正將仲曰子忠為參將季曰子信為副將以世亂咸奉母避地泰和卜曰聞鍾則止於是伯居銅庄仲居横乾季居古瑞山皆邑近地今所續修譜則為副將季派季之後仕朝之系多居古瑞至德隆分徙達舍道泰徙譚山武城徙千秋象嶺仕玉之系叔忠徙金灘雖咸未有燀爚

赫奕而其間著於鄉者為武城永高著於官者為玉成為遇衷與某某名位文學亦有聞舊譜歐陽恭簡公敘之今續修曰堯圖氏獨捐費二百餘金其兄堯命集子姓編梓成帙皆可謂慕義偉然者矣康氏長少某某以姪思齊受學於予乃相介紹屬以序予昔受學於歐陽文莊公公與千秋亦世姻也嘗館穀其家為述康氏習樸近古而公又壻於金灘以其先譽髦翩翩如也頃者康氏義問彌著若古之雍睦利濟競嚮往焉而金灘夢

相氏已與計偕試南宮又多蒸蒸慕學其熚爚赫奕孰禦哉雖然予所矚望康氏繇其慕義則九江無弗可繇其慕學則金谿無弗可其它名位之穹將以翊世非為榮也文藻之煜將以明道為非侈也昔者文莊必有語康氏矣

爵譽康氏重修族譜序

儒者之治譜也鮮不以宗法言此特歆其名耳而非實也古之宗法有世爵以臨之夫是以導則率禁則齊而

理在其中其在庶人兩賤之勢不以相使而況為大宗者或顓愚而售詬則又將孰導而孰禁之是故先王之於庶民家有廟以萃渙黨有塾以發矇而導善禁不善之為理者寓焉烏在乎宗法之舉與廢也至於後世則又有譜以為著代敘齒之辨自譜作而廟之萃益篤塾之教益明推諸先王所為理者益周以洽故譜足尚也而譜之行不患無宗法而患其家無老成之人譽髦之士不足以觀磨申飭則雖其譜牒不軌於宗法亦奚以

裨雖然古者又有比閭族黨相翊於尊善禁不善故能一道同風雖在環堵之中咸有老成與譽髦者相望而駢起此先王所為必世而仁者也乃若以今之世而責以昔之人而欲其旦暮遇也不亦北首而南轅乎嗟夫此豈獨一家為然哉予鄉在邑北最平衍巨姓棊布而康氏稱著焉康之先在宋立極府君繇金陵宦太和留家爵譽厥後分徙雷岡至幾世祖仲衍來塔里之周氏因復居其故趾始作爵譽康氏譜其後乃有舫川司馬

務信徵君樹聲相承繼有存吾處士養浩贈君復編譜牒菊庄二尹北輮長史又續修之越今踰四紀而齒日繁居日析家老長暨文學至德等咸以譜不可無修也乃申諭其子弟某某等增修之而請序於予予不揆方以孔門求仁之學為鄉士與而康氏子弟從者獨多已而約束為鄉會而其家老長咸嚮往焉頃予以講學會友登其門巍甍古第麟列櫛比班行中龎眉皓首冠纓履綦抑抑顒顒望而知為老成人也子弟從事請席奉

匜匪舒匪棘望而知為譽髦士也此康氏譜之所繇成也非苟然矣予既辱世戚又若是習也予固不可無一言以飈之夫古之比閭族黨之相翊於導善禁不善者咸以處仁而已仁者非小器近道也而人豈槩能之蓋大賢由是以達於道小賢由是以習其事今康氏譜一事耳而有三善世之援華冑襲穹爵以相詡而實則決裂枘鑿不盖其贋惟康氏自立極公以下首末若引繩然靡有附麗之謬其義例則曰賤藝弗遺老佛弗録又何

其厚且正也康氏歷宋元逮明興以明經發家相繼登賢科膺貢辟簪組嬋嫣承承到今未艾而譜之速就未甞伐其能雄其成此三善者皆世所難而獨易之康氏其將為仁里前驅哉若夫雅志求仁以漸漬乃祖康公之業而際于馮翼孝德之盛休也是在二三子者

張氏續修旌忠錄序

吉郡忠義推文丞相雖孺婦咸知誦之然不知其一時景從艱闗勤王則邦之子弟居多若張履翁之徒是也

履翁生永新巨宗官學士院檢閲雅與丞相妹壻彭震龍善當丞相督師嶺外東震龍為援履翁聞輒傾貲起義結邑人顔司理偕震龍為城守俟王師不至城屠死之三族為赤悲哉入國朝弘治丞相得專祠故里震龍配食獨遺履翁嘉靖間御史李公採公議疏諸朝履翁竟得從祀而吉人士聞者莫不咨嗟咏歌尸祝肸蠁宛有生氣履翁之裔始散避茶陵安成者代有顯人其居泰和沙里自學正君惠幾傳登正德戊辰進士為煥煥

弟某等感先烈榮國典因録刻省郡志所傳履翁死事及蒙褒顛末題曰旌忠屬予友王尚涵氏序諸首今二十年餘梓燬孫元淵等又續刻之請予為序予甞怪荀子言性惡及讀其書曰物之動者有氣而無知禽獸有知而未有義人生有氣有知而有義夫人有氣有知而有義則性未始惡也荀子之言不自左矣乎今觀履翁事予益知人心之義之不可後也孟氏云所欲有甚於生豈不諒哉雖然自宇宙來未有若丞相之義烈亦未

有若從丞相者奮義之多也即後之崇報雖人列俎豆祇益為勸曷為繁當其時予邑死事劉士昭岀針工予宗靜山當斁天為元矣而獨以一夫操耒抗之其事尤最奇士昭未知得從祀否靜山後履翁十年始得從祀祀不祀不足言予獨信人心之義不可後而又慶奮義者之必有後也序可寢乎亡何元澗等又率其家之游予門者曰朝儒朝海暨予妹壻可大偕來視成遂奮筆著之篇端

賀陳桂峯六十壽序

昔陶淵明冲襟逸度絶交睎於世途而獨惓惓責子之篇其故何哉今夫大夫士之在世也鮮不欲其身長久身長久矣然返顧無繼志之男承學之嗣則雖壽等老彭德幾周孔而其衷未能以盡釋蓋觀於詩書所稱則古今人情大畧可知也何必淵明然則人子期為釋親之衷壽親之至者豈不誠有道哉雖然此未可易語也何則道之所存世之為親者鮮不曰是奚所與於已奚

所為修短而為子者亦鮮不曰是奚與吾親奚所為修短然以是語於親之喜刀泉田舍者則可而以語於其冲襟逸度之前者則咈矣以是安於其身之營刀泉田舍者則可而以安於繼志承學者之衷則疚矣彼固不知為人子者圯道與不圯道其為親修短尤不眇小也嗟夫此其為父子者葢不易值矣而矧為易言乎予昔與柱峯陳君始為友相取在古文詞非獨舉業也而為姻又為鄰相左右在德業不督𦁆文葢君先世元總管

梅村先生嘗壻予之先世總管有行誼不濵於俗故君世其德而於予為姻亦非若世之以機利相與者予叨仕官而君歷試竟弗舉然君之情致高朗忘懐得失遇酒輒引滿不醉不已盖有類淵明之為人君與予今年偕六十而予皓首柴立不若君青鬢翛翛酣嘯勝夙時是秋君嗣子惟直適登鄉籍與計偕而文學友某某等謀先惟直北行奉觴申祝以為致詞莫踰予予觀君自任曠懐洒然出物表視世人鰓鰓仰機利者其所享已

十百之矣乃又獲淵明所不可必之願此非所謂天人交㕕者哉爲之賢嗣所爲壽親之至則將曷以君家之先元方季方咸有勲德以承太丘非不偉煜惟直豈以是爲道之存乎夫道之存以萬億世爲期者也其身以萬億世爲期則其親亦以萬億世爲修其視世之以一勛一德顯親者何啻徑庭之遠即世之巍膴者已非其匹而况懷刀泉田舍區區相矜嚴者乎惟直辨夫否則未可爲至而終咈且疚非惟無以事冲襟逸度而亦非

所謂繼志承學者也於是諸君咸忻曰然乃相率介予言登堂再拜屨洗腆致用酒

歐陽南野先生文選序

歐陽先生文莊公既薨之十有五年其門人淮南李公晉秉大鈞闕天下學士大夫延頸歡曰歐陽先生抱聖人之道未獲大行今仮而張之終先生志必李相君也於是李公慨然嘆曰宏先生之學者予不得讓焉乃取先生文集摘其要者彙成若干卷江

陵公序而廣之以屬方伯馮公謂吉故先生鄉也謀諸太守周君刻置郡齋而先生仲子中書君復屬直敘之直少從先生游最久且密面授手勒更僕莫殫未嘗屬草故多不見集中然耳習先生之學則直亦不得委焉自孔子語理曰易知簡能天下理得夫易知者即吾心良知是也故明道之訓格致曰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不動不役其知非所謂良知乎學者不信孔子明道惟取決在物為理之一語窮力窮討莫克反其本學

術皆爲天下裂陽明王公起自絶學亟示之曰大學致知乃致吾之良知非專外也一時豪傑嚮應而獨稱歐陽先生爲盛先生始學近空寂而從政疑於思索乃以書質諸公公答以自私用智喪失良知之語先生遂悟良知眞體明覺自然隨感而應燦乎條理自周於天地民物不見有動静寂感内外之殊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緜是沛然不疑躬行益篤不遺日履而上達淵微根心生色人我靡形積久宥密愈眞醇而愈輝吉笙

仕州牧民士尸祝兩守成均教學寖昌天下士方沈訓故競詞章信學者希然一聆先生謦咳飫其誠飲其和莫不爭師事之先生教人不事規條而雅善開發要其旨則以自知為入門以庸言庸行一循其獨直而行之不動於氣為格致之實以大人萬物一體明明德於天下為志願以無有作好作惡蕩蕩平平為操鵠以與人為善為程課叅歲貽書大宰羅公中年往往復雙江聶公決千古疑若指諸掌稽其所語人者其即所自得者

歟故言出而天下莫不傳誦事成而天下莫不悅服推其心惟懼一人不入於善游其門殆亦不下三千非獨元夫鉅人競相師慕雖夙稱神奸炙先生言貌未嘗不瞿然傾化也晚起宗伯荷知先皇益以斯世自任若有宇宙在手之意弼亮閎猷已見崖畧血誠至公風動上下其利害不入心故憑河而不卻其毀譽不奸志故包荒而忘遐遺其度休故常任天下而人不疑其道遷故變通鼓舞以盡神災異建儲二疏皆當時所禁舌難言

者而獨發之識者謂先生之學允乎周於天地名物上承孔子明道之正脉而跡之在朝則夷夔之直清寅恭伊旦之衆躬吐握殆庶有之自陽明公後稱全才者先生弗可班矣而時勢之左竟莫遂其初志乃閒退語所親有捐世之意比寢疾方欲乞身而不幸長終矣悲夫先生視宇宙誠吾身矧曰斯道大行不在其身已在其門人而淮南公又能紬繹遺言以嘉惠今天下士將逮於無窮至是則先生復何憾焉直獨念良知之體其本

無一物而其究則所謂周天地名物者不可以聲臭求而形骸隅故先生雅言良知無外而有外之學非眞致其良知者是以先生之學蒭蕘可備採擇而置兎可爲腹心其能自任天下之重良以是也雖然是道也廣矣向使有一物岐於其中則岸乎其爲之隅矣又烏能通於天下之大彼隅焉者不足言而世之學者又多以有物之體依傍於無外之道遂至縱任自恣無復格致之實以致憂道君子又復捄以虛寂若指良知爲不足者

誠如是則異乎吾夫子所謂易簡理得者矣噫此非良知之不足也由學者未能眞見良知故也夫良知本無一物則既不可以縱任而亦未嘗不虛寂故必有眞志然後能眞見其良知眞見其良知然後能以無物達無外家國天下可坐理矣此固淮南公之深矚亦先生遺旨也直何足以竟其蘊